

一九九〇年德國國會選舉之分析

吳東野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壹、選舉計票方式的爭議

選舉的意義與功能，除了為鞏固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架構外，各個參選政黨的政策及政綱也能定期受人民的選票考驗，使整個國家各項政策的運作，能符合絕大多數民衆的利益。戰後西德採行的是聯邦內閣式代議政體，因此四年一度的聯邦眾議院 (Bundestag；一般通稱為下議院) 選舉基於其所扮演的「戲劇性轉折」(Dramatized Caesura) ①角色，原本即格外重要；特別是統一之後的德國仍然維持西德實行了四十餘年的聯邦政治體制，更凸顯了首度全德國會選舉的歷史意義。

戰後西德政黨政治發展之所以能建立良好的運作規範，主要得利於一九四九年以來不斷修正的「選舉法」(Wahlgesetz) 與一九六七年完成的「政黨法」(Parteiengesetz)。數十年實證的經驗，不僅提昇了西德人民對國家體制的認同感，就是對東德民衆而言，亦具有一股強烈的吸引力。有鑒於此，德國各個政黨在這次全德國會選舉之前，基本上皆能達成維繫現行選舉法規之共識。然而在協商的過程中，唯一所浮現的問題，係如何公平分配德國新國會中的政治權力。東德境內有意參選的各小黨實力，以德國選舉法中5%得票率的規定，勢必因全德選區的擴大而被摒除於國會大門外；同時兩德政府在進行磋商國家「統一條約」的過程中，亦考慮到時間的緊迫，不容許其對現行選舉法作全盤之修改，如果再出現各黨意見分歧的現象，整個國家的政治運作難免重蹈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因國會內部多黨林立而形成政局動盪不安之覆轍。

主導德國政局動向的基民黨 (CDU) 聯合政府，原先經過內部數度協商後所擬定的「東西德政黨聯合提名」制，一方面係為保障東德參選小黨的利益，另一方面亦能擅用該選舉制度的特性，阻斷東德激進左傾政黨的出頭。戰後西德維持政黨政治良性運作規範，主要建立於各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十月初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定基民黨聯合政府的過渡時期選舉

註① Wolfgang G. Gibowski / Max Kasse, "Die Ausgangslage für die Bundestagswahl",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48/1986, p. 3ff.

法規屬違憲行爲，十足反映「公平」原則在德國政黨政治發展中的重要性。此次全德國會選舉所重擬的折衷方案中，採行東、西兩大選區的不同計票方式，一方面可以維護部份東德弱勢團體的權益，使其選出的代言人能在新國會內爭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亦可讓少數過於強調政治意識形態的政黨，能藉參與國會運作的機會，逐步修正其政策方向，朝向建立大眾政黨之形象邁進。

貳、修正後的選舉辦法

德國統一之後，聯邦眾議院總席數基於東德地區五個新成立邦的加入，而由原先的五一八名（含西柏林的廿二席）增至六五六名。在沿襲舊規採行「參考選區候選人式的比例代表制」（Personalisierte Verhältniswahl/Personalized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②選舉辦法中，每位選民仍然擁有「兩票並投」的機會；換言之，每一位年滿十八歲的選民手中都握有二張分投兩種不同對象的選票，第一票投給自己選區的各黨提名候選人，第二票則投給自身屬意的政黨。有關各黨所獲得之席數，主要還是取決於第二票的得票率，舉凡西德地區的參選政黨或與西德政黨聯合的東德地區參選政黨（例如「東德基民黨」及「東德社民黨」），祇要能取得全國選民5%以上的支持，即可依「尼邁耶計算法」（Horst Niemeyer）比例分席。席次的分配是以各邦為單位，依前述尼邁耶計算公式產生：^③

某一政黨於某邦獲取之第二票有效票數×該邦應分得之總席數

各參選政黨於該邦獲得之有效第二票總和

至於在西德境內無聯盟對象之東德政黨（如「德國社會聯盟」《DSU》或「德意志民主同盟」《DDD》），若能於東德選區獲得5%以上選民支持，亦可享有分席資格，惟其席數之多寡，必須依其在全國選區的總獲票率計算之。

依照往例，新國會中的半數（三二八）席次，應以同數額選區的選民採「直接委任」（Direct Mandate）方式產生。換言之，選民的第一票僅決定那一黨推出的候選人能够當選，而在根據第二票總數計算各黨所應獲分之席次時，這三二八席「直接委任」當選人必須列入各黨所分得的總席數之內。各黨在選區產生的當選名額愈多，由第二票比例產生的各黨「名單候選人」數額即相形減少。事實上，各黨的選區當選人與名單當選人人數多寡，就現實意義而言並不十分重要，因為就歷屆

註② Uwe Andersen/Wichard Woyke, *Wahl'87*, Opladen, 1986, p. 53.

註③ 有關該計算公式進一步分析，見吳東野，「西德第十一屆國會選舉：持續與轉變」，問題與研究，第廿六卷第六期，民國七十六年三月，第五六至七三頁。

立的五個邦。

數量較少的邦，同時獲利者亦為傳統大黨。以此次選舉為例，超額的六名當選人皆屬基民黨籍，其中大部份產生於東德新成

表一：德國國會選舉各邦產生之議員名額分配

各 邦 名 稱	選區產生 之當選人	名單產生 之當選人
什列斯威、霍爾斯坦邦 (Schlesig - Holstein)	11	13
漢堡市 (Hamburg)	7	7
下薩克森邦 (Niedersachsen)	31	34
不萊梅市 (Bremen)	3	3
北萊茵邦 (Nordrhein - Westfalen)	71	75
黑森邦 (Hessen)	22	26
萊茵、法爾茲邦 (Rheinland - Pfalz)	16	18
巴登、伍騰堡邦 (Baden - Wuerttemberg)	37	36
拜燕 (巴伐利亞)邦 (Bayern)	45	41
薩爾邦 (Saarland)	5	6
柏林市 (Berlin)	13	15
邁克林堡、弗泊莫邦 (Mecklenburg - Vorpommern)	9	7
不蘭登堡邦 (Brandenburg)	12	10
薩克森、安赫邦 (Sachsen - Anhalt)	13	13
圖林根邦 (Thuringen)	12	11
薩克森邦 (Sachsen)	21	19
總 額	328	334

選舉時各黨的提名名單來看，幾乎所有重要政治人物皆兼具有選區候選人與名單候選人的雙重身份。半數國會議員以名單方式產生，基本上對大黨不形成任何影響，却對自民黨 (FDP) 與基社黨 (CSU) 等組織規模較小的政黨，則具有重大之意義。基社黨一向祇在巴伐利亞 (Bavaria/Bayern) 邦發展組織，一九八七年的國會改選中，該黨獲得西德選區第二票總數的九·八%，同時分得四十九席，其中僅有四席純由提名名單中產生，其餘的四十五席雖亦多具雙重候選人身份，但却是以選區當選人的資格進入國會；而自民黨的組織雖遍及全德，然而在德國國會選舉中所逐漸形成的大黨政治文化主導下，很難在各個選區爭得一席之地。基本上該黨完全靠獲得第二票之高低分得席次，上一屆聯邦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所分得的四十六席，即無一席是「直接委任」。

由表一可以看出，這次德國新國會選舉所產生的議員總額，與選舉法上「選區當選人及名單當選人各一半」之規定不相符合；換言之，政黨提名名單中出現了六名「超額當選人」(Überhangmandate)。此一特殊現象與德國的選舉制度中各黨的席數係根據其所獲之第二票比例計算有關，當一個政黨在某一邦的「直接委任」(即選區)當選人的數額超出其應分配到的總席數時，就會產生「超額當選人」。過去的經驗顯示，超額當選現象多半源於選區

叁、選舉結果評析

從一九九〇年年初開始，西德各大媒體與民意測驗機構即針對年底的國會改選不斷進行評估，④特別是德國統一前後的幾個月當中，幾乎所有的問卷結果皆顯示，柯爾（Helmut Kohl）聯合政府必然繼續蟬連執政。另一方面，政治觀察家同時也預測各黨的得票率上下波動幅度不會太大，⑤絕不至於再出現一九五七年基民黨獨佔絕對多數選票之現象。就前者而言，基民黨聯合政府內完成德國近代史上的國家統一壯舉，主客觀環境皆對其有利，獲勝應為預料中的事。就後者而言，戰後德國人民對政黨政治運作的觀念已趨於成熟，絕大多數選民的選舉文化理念係建立於「信任固好、監督更佳」（Trust is good, controll is better）的基礎上，很少有人會將自身福祉完全寄託於某單一政黨的政策政綱，而是希望見到一個能充分發揮協調、相互信任與合作功能的聯合內閣。

由此次全德國選舉結果的許多數據反映出一項事實：即選民的投票行為雖有些微的轉變，但是對德國的政黨體系演變却發揮很大的影響，⑥西德國會內行之多年的四黨競爭型態，又回復至一九六〇年代的三黨體系。但是如果我們就最近兩屆國會選舉的結果（見表二），來比較各黨之得失，那麼基民黨在面對綠黨負四·四%及社民黨負三·五%流失大量選票的同時，並未因此從中獲得較大之利益。⑦基民黨在全德選區的得票率較上屆增加二·二%，如不將新增三十七萬餘支持該黨的東德選民列入計算，其也不過比四年前擴增了一%的選票。若再由表三及表四的數據來看，基民黨在西德選區的三五·七%獲票率，比一九八七年國會選舉時的三四·五%得票率，不過增加一·二%，比起社民黨較上屆選舉損失一·三%的票源，差距不致於過大。但就整體而言，基民黨聯合政府依然可謂是最大之贏家，特別是選民肯定外長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年來創造的外交成果，直接使自民黨的得票率由上屆的九·一%提升至本屆（西德選區）的一〇·六%。除此之外，基於主觀形勢之改變，這次全德新國會選舉結果，同樣亦呈現出幾項特徵：

其一，就全德選區而言，基民黨與社民黨之所以形成選票數量差距過大的情形，主要係東德選民過度陷入國家統一激情中，不僅使基民黨在東選區的得票率高達四一·八%（佔全德有效第二票總數的八·一%），相形之下，社民黨却祇拿

註④ 見 *Der Spiegel*, No. 37-47, 1989.

註⑤ "Vor der Wahl noch eine Wende", in *Der Spiegel*, No. 47/November 19, 1990, pp. 36-48.

註⑥ Wolfgang G. Gibowski/Dieter Roh, "Die wählerischen Wähler", in *Die Zeit*, No. 50/1990, p. 9.

註⑦ *Das Parlament*, No. 50/1990, p. 11f.

表二：德國聯邦眾議院前後兩屆選舉結果之比較

選舉年度	1990(1987)				
選民總數	60,373,755 (45,290,668)				
投票率	77.8% (84.4%)				
有效第二票	46,444,058 (37,861,198)				
有效第二票分配情形					
政黨名稱	得票數	所佔比例	選區當選名額	名單當選名額	總數
社民黨 (SPD)	15,539,977 (14,023,407)	33.5% (37.0%)	91 (79)	148 (107)	239 (186)
基民黨 (CDU)	17,051,128 (13,045,540)	36.7% (34.5%)	192 (124)	76 (50)	268 (174)
基社黨 (CSU)	3,301,239 (3,715,660)	7.1% (9.8%)	43 (45)	8 (4)	51 (49)
自民黨 (FDP)	5,123,936 (3,439,686)	11.0% (9.1%)	1 (-)	78 (48)	79 (48)
綠黨 (The Green)	1,788,214 (3,124,657)	3.9% (8.3%)	- (-)	- (44)	- (44)
國家民主黨 (NPD)	145,895 (226,298)	0.3% (0.6%)	- (-)	- (-)	- (-)
民主社會主義黨 (PDS)	1,129,290 (-)	2.4% (-%)	1 (-)	16 (-)	17 (-)
聯盟九〇 (B90 / Gr)	558,552 (-)	1.2% (-%)	- (-)	8 (-)	8 (-)
灰豹聯盟 (Die Grauen)	386,699 (-)	0.8% (-%)	- (-)	- (-)	- (-)
共和黨 (REP)	985,557 (-)	2.1% (-%)	- (-)	- (-)	- (-)
其他政黨或政治團體	433,571 (285,950)	0.9% (0.8%)	- (-)	- (-)	- (-)

附註：括弧內資料為1987年資料。

表三：本屆德國聯邦眾議院選舉各重要政黨在西選區得票之比較

選民總數	48,099,251	
投票人數	37,830,008 (78.6%)	
有效第一票數	37,299,104	
有效第二票數	37,422,270	
各黨所得有效第一票數		
社民黨 (SPD)	14,002,552 (37.5%)	13,351,526 (35.7%)
基民黨 (CDU)	13,869,500 (37.3%)	13,276,772 (35.5%)
基社黨 (CSU)	3,422,186 (9.2%)	3,301,289 (8.8%)
自民黨 (FDP)	2,546,384 (6.8%)	3,957,369 (10.6%)
綠黨 (The Green)	2,037,121 (0.4%)	1,778,436 (4.8%)
國家民主黨 (NPD)	165,697 (0.4%)	122,764 (0.3%)
民主社會主義黨 (PDS)	185 (0.0%)	126,476 (0.3%)
聯盟九〇 (B90 / Gr)	- (0.0%)	13,000 (0.0%)
灰豹聯盟 (Die Grauen)	190,676 (0.5%)	312,287 (0.8%)
共和黨 (REP)	750,432 (2.0%)	870,231 (2.3%)
德國社會聯盟 (DSU)	3,883 (0.0%)	3,581 (0.0%)
其他政黨或政治團體	310,590 (0.8%)	308,539 (0.8%)

表四：本屆德國聯邦眾議院選舉各重要政黨在東選區得票之比較

選民總數	12,274,502	
投票人數	9,166,725 (74.7%)	
有效第一票數	8,963,600	
有效第二票數	9,021,788	
各黨所得有效第一票數		
社民黨 (SPD)	2,273,248 (25.4%)	2,188,451 (24.3%)
基民黨 (CDU)	3,834,039 (42.8%)	3,774,356 (41.8%)
基社黨 (CSU)	- (-)	- (-)
自民黨 (FDP)	1,048,224 (11.7%)	1,166,567 (12.9%)
綠黨 (The Green)	- (-)	- (-)
國家民主黨 (NPD)	24,980 (0.3%)	23,131 (0.3%)
民主社會主義黨 (PDS)	1,047,769 (11.7%)	1,002,814 (11.1%)
聯盟九〇 (B90 / Gr)	551,658 (6.2%)	545,552 (6.0%)
灰豹聯盟 (Die Grauen)	28,161 (0.3%)	74,412 (0.8%)
共和黨 (REP)	17,118 (0.2%)	115,326 (1.3%)
德國社會聯盟 (DSU)	128,104 (1.4%)	85,822 (1.0%)
其他政黨或政治團體	10,200 (0.1%)	45,357 (0.5%)

下二四·三%選票（僅佔全德選區的四·七%）。換言之，儘管社民黨在西選區的得票數較基民黨多出近七萬五千張選票，但是在計算全德選區的總獲票數時，却整整少了一五〇萬票。此一現象同樣可以印證在自民黨身上，由於東選區支持根舍的力量明顯大於西選區的選民，而使其在全德選區的獲票率揚昇至一一·〇%。嚴格說來，自民黨的成功應歸功於根舍在選民中的聲望，^⑧從該黨的競選口號來看，如「第二票係根舍票」、「基民黨與基社黨如獲絕對多數選票，即為根舍時代之結束」，^⑨自民黨儘管參與聯合政府廿多年，却始終存活於兩大傳統政黨的陰影之下。自民黨的策略顯然在東選區獲得較佳之成果，其在薩克森·安赫邦的一九·七%與圖林根邦的一四·六%獲票率，比在西選區所獲戰果最好的巴登·伍騰堡邦（一二·三%）更令人意外。

其二，選民投票率的降低，與選前之情勢大致底定及投票日當天氣驟降有直接關連。基民黨、基社黨、及社民黨皆為此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失，最主要的還是，天候不良讓許多年長而傳統上親基民黨、基社黨或社民黨的選民因此而留在家中。整體而言，此次投票率儘管較上屆國會選舉降低六·六%，亦很難改變基民黨獲勝的優勢。

其三，就選民的社會結構分析，同樣亦產生不同的結果。基民黨在西選區獲得廿四歲以下、四十歲以上選民的支持力量，明顯大於社民黨；而在東選區內，各年齡層中的選民也都比較傾向基民黨。若以全德選區的投票結果來看，社民黨顯然主導了廿五歲至廿九歲年齡層選民的動向，至於卅至卅九歲這一年齡層的選民，支持社民黨與傾向基民黨的人數相差極為有限。再就變化不大的選民職業分佈來觀察，社民黨在西選區中的主要票源，仍集中在勞工階層身上，一如基民黨傳統靠農村人口及白領階級的支持；而東選區的情勢幾乎全由基民黨控制，各職業的選民之中，基民黨都佔有絕對優勢。值得一提的是，自民黨獲得東選區從事自由業選民的支持，竟也較社民黨為多。農村與城市的選民投票傾向與過去相差無幾，基民黨依然受到十萬人口以下鄉鎮的選民支持，社民黨則活躍於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

其四，比較前後兩屆德國的國會選舉，此次西選區的巴伐利亞邦、薩爾邦、下薩克森邦、及不萊梅市，選情變動較大。基社黨在其發源地（巴伐利亞）喪失許多傳統的選票，而在社民黨主政多年的不萊梅市及下薩克森邦，有不少選票拱手讓予基民黨。

其五，選前始終被視為自民黨主要敵手的綠黨，竟然未能跨過國會門檻，為包括該黨中央在內的大部份選情觀察家，所未預料到的事。^⑩若謂綠黨才是此次選舉的最大輸家，並不為過。綠黨在西德選區所流失的一三四萬多張選票，幾乎被社民

註⑧ *Das Parlament*, No. 50/1990, P. 7; *Die Zeit*, No. 49/1990, p. 7.

註⑨ *Die Zeit*, No. 49/1990, p. 7.

註⑩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IHT), December 4, 1990, p. 1f.

黨與若干意識形態相近的東德小黨瓜分殆盡，由東德民主社會主義統一黨能在西德社民黨及綠黨的主要基地北萊茵邦取得一席，即可獲得印證。此外，一些過去強調生態保護的菁英分子，在綠黨黨內分裂而投效他黨之後，亦吸引走一部份選民的支力量。綠黨失敗的最大主因，除了多年來標榜的環保意識已普遍受到其他傳統大黨的重視，而難以在選戰議題中一枝獨秀外，東西方冷戰正式宣告落幕，亦使其反核的訴求失去魅力，更重要的是該黨反對德國統一的立場，違背了歷史潮流。綠黨於德國統一前的幾年當中，刻意凸顯兩德在文化發展上的差異性，並強調雙方應採取各自獨立的政治實體，在此次選戰中更批評聯邦政府以兩德貨幣統一措施收買人心，逼使東德人民「出賣自己的靈肉」。^⑩事實上，綠黨的此一策略，的確難以動員選民的向心力。以往支持該黨的力量，主要源於都會區或大學城的年輕一代選民，但是從此次各選區的計票結果來看，綠黨似乎已失去這些選民的認同。即以聞名的大學城海德堡(Heidelberg)為例，支持綠黨的選民就由上屆國會大選的二〇%降至一〇%，北德的漢堡選區也從一一%減少至五·八%。

其六，此次德國的新國會選舉結果，改變了一九六一年以來兩大黨獨佔選區當選名額的現象。代表東德共黨前身的民主社會主義黨主席蓋希(Gregor Gysi)，在第二六一選區(原屬東柏林)以三一·八%的得票率獲選為新國會議員，而自民黨籍的候選人呂艾(Uwe Luhr)亦在外長根舍的家鄉(第二九一選區，亦屬東德)獨取三四·四%選票，成為卅年來自民黨的第一位「直接委任當選人」。前述兩人的成功，雖然並不意味德國戰後逐漸形成的選舉文化特色，就此有所轉向，但是却相當程度地反映出，東德選民與西德選民之間對政黨政治文化之認知，有明顯的差距。

肆、選戰勝敗之關鍵因素

近十多年來，西德選民的投票行為取向愈來愈難以預估，其中除了選舉研究必須注意的選民社會結構變數(Social Structure Determinants；含對政黨之認同)、候選人取向、及政黨的政策取向外，分裂投票趨勢(Splitting Vote)或重大突發事件等影響選舉結果的附帶因素，往往最難以掌握。^⑪這一次德國新國會的選戰，基民黨擅用選民的國家統一激情而設定單一的選戰議題，恐怕是德國近代選舉史上的唯一特例。^⑫如果我們根據社民黨經過多年的選戰經驗所作出的結論，認定

註⑩ "Wahlprogramme der Bundestagsparteien", in *Das Parlament*, No. 48/1990, p. 5.

註⑪ Hans-Dieter Klingemann/Max Kasse (eds.), *Wahlen und politischer Prozeß. Analysen aus der Bundestagswahl 1983*,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pp. 251-288.

註⑫ *Die Zeit*, No. 49/1990, p. 1.

西德選民具有將「政黨政策人格化」的取向，¹⁴那麼獨居促成德國迅速統一之首功的聯邦總理候選人柯爾，即成為選民未來希望的寄託者；同時候選人特質能重大影響選舉結果的說法，¹⁵儘管過去不容易由西德的各項選舉結果中去充分印證，却完全顯現於這次的選戰氣氛當中。換言之，柯爾的國家統一措施，非且贏回了一年前提處於谷底的政治聲望，在東德新增添的九一〇餘萬選民心中建立新的形象，¹⁶相對地，亦維繫住基民黨在聯邦參議院（*Bundesrat*，即一般通稱為上議院）的優勢。其中最凸顯的兩個例子，一為柯爾本人多年來始終無法在其家鄉選區（第一五七選區）擊敗社民黨提名的候選人，而這次竟能靠統一政策的功勞，一舉獲得四四·六％的選票。此外，柯爾總理在東選區的競選旅程中，經常能動員兩萬名以上的聽眾，¹⁷即使對自由選舉習以為常的西德選民，柯爾亦能塑造難得一見的轟動景象；另一項難得的成績，是基民黨在東德薩克森邦及圖林根邦囊括所有的選區，在薩克森·安赫邦與邁克林·弗泊莫邦拿下九成的「直接委任」代表席位。

社民黨的失利絕大部份與總理候選人拉封丹（*Oskar Lafontaine*）錯誤的選戰策略有關。當一九八九年初，柯爾政府尚苦於北約盟國計畫於西德境內部署現代化短程核武，而備受在野黨派及輿論強烈抨擊之時，社民黨的聲望正節節上升。即使至東德發生變局之後，社民黨致力於東西方緩和的努力及成效，仍然受到選民之肯定，特別是拉封丹能針對現實狀況，率先提出兩德貨幣統一的構思，獲得不少德國民眾的共鳴。然而其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觀點，却導致其日後錯誤的選戰策略。拉封丹可謂社民黨歷年來唯一敢於運用「揭穿社會病症」戰術的總理候選人提名人選，他過份強調「統一代價」，顯然係低估了一項事實：即富裕的西德人民雖然普遍擔心自身將為統一付出龐大的金錢代價，但是多年來心中盼望儘速推翻共黨獨裁政權，以及德意志民族融合一體的理念，似乎更為強烈。一般選民多少也都明瞭，增稅、利率上揚、或通貨膨脹等不正常現象，係統一後必然出現的後遺症。西德選民未必完全相信柯爾多次所作出的不增稅保證。然而，大一統思想情結下的民族使命感，又讓許多選民不願意去面對悲觀的論調，特別是選舉之前柯爾先後與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與美國總統布希會晤，轉移了選民對內政問題的關注。尤有甚者，拉封丹不斷提醒群眾正視統一後所帶來的層出不窮問題，未必全然能討好西德選民，却得罪了原對其有良好印象的東德選民。

¹⁴ Jochen Dietrich, "Vertrauen in die Zukunft-versus Versöhnen statt Spalten",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No. 6/1986, pp. 704-716, here p. 707.

¹⁵ Paul F. La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 / Hazel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4; Angus Campbell / Philip E. Converse / Warren E.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1960.

¹⁶ *Das Parlament*, No. 50/ December 7, 1990, P. 1ff; *Die Welt*, December 4, 1990, P. 1ff; *Süddeutsche Zeitung*, December 4, 1990, p. 2f.

¹⁷ *Das Parlament*, No. 48/ 1990, p. 3.

拉封丹將箭頭指向柯爾本人，而疏於針對聯合政府政策提出改善方案的策略，係其受到重挫的另一項主因。此外，社民黨內部自東德變局之初，即明顯陷於分裂危機。該黨元老及前任聯邦總理布蘭德（Willy Brandt）雖想阻止社民黨內部對德國統一政策停滯不前的取向，然而却不容於拉封丹的國際主義觀（Internationalism），呈現出社民黨全黨信心方面的缺失，更嚴重的是現任主席弗格爾（Hans Jochen Vogel）面對此一危機，却無力整合內部不同的意見團體。¹⁸嚴格說來，社民黨於此次大選中失利，凸顯若干黨內亟待解決的問題，選舉結果帶給該黨的唯一收穫，係其在四十歲以下的選民年齡層中，仍然享有較基民黨更多的支持力量，¹⁹特別是過去支持綠黨的六〇萬年輕選民倒向該黨後，²⁰社民黨或可靠着這一股動力，迎接明年的黑森邦、萊茵·法爾茲邦、以及漢堡市的議會選舉。

伍、選舉後各政黨面臨之困境

德國新國會選舉之後，各黨在面對國家統一後的新形勢發展，相當程度上會重行加強黨內組織結構與調整政策政綱的方嚮。就基民黨／基社黨而言，兩德統一後所浮現的後遺症，勢必藉新內閣的組成及重擬施政綱要，以安定社會人心為首要任務。基民黨雖然計畫透過改變經濟結構與緊縮預算的方式，避免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持續擴大，却始終提不出一套讓選民信賴的方案，對統一究竟要使聯邦及各邦付出多少金錢代價，亦評估不出一個詳細數目。德國的許多財政專家幾乎可以肯定，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不久將突破兩千億馬克大關。²¹在挽救新加入五個邦的經濟危機過程中，一切有關償還東德外債、籌募「德國統一基金會」財源，與強化信託機構貸款功能等問題，將導致聯邦政府每年預算中的利息支出比例持續上昇，從當前的九·三％擴增至一九九四年的一七％上下。

事實上，柯爾政府財政赤字中的絕大部份並未用來改善東德的經濟結構基礎，數十億貸款都花在津貼失業救濟方面，似乎西德選民為國家統一的付出，要延至下一代子孫來償還。經濟不安的另一項因素，是東德的失業人口不斷增加，波昂政府所估計的年增一一〇萬失業者與一四〇萬工時縮短的勞動人口數據，與經濟學家年平均增長卅萬失業人口的研判，顯然有相當的差距。此外，社民黨批評最多的稅制改革問題，尤其凸顯了基民黨任內的社會分配不公現象。去年年初，西德新興「共和黨」（The Republicans）在部份邦議會選舉中的驚人表現，即已相當程度反映出德國邁向工業社會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就算未形成所謂「三分之一社會」的貧富差距懸殊現象，也顯現了社會中大部份收入較高的階層，忽略了其餘三分之一

¹⁸ Robert Leicht, "Bleibt einfach alles, wie es ist", in *Die Zeit*, No. 49 / 1990, p. 1.

¹⁹ *Das Parlament*, No. 50 / 1990, p. 6.

²⁰ *Die Welt*, December 5, 1990, p. 4.

²¹ *Der Spiegel*, No. 48 / 1990, pp. 18-22.

窮困階級的利益。拉封丹對柯爾能否實踐選前所作的「不增稅承諾感到懷疑，也就是擔心德國東西兩部份的貧富差距會趨擴大，特別是東德民衆的平均月薪僅一二〇〇馬克，比起許多西德人民月入五千馬克，實有天壤之別。當前，即以每週仍有近千名的東德民衆往西德遷移，²²就成爲柯爾政府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就社民黨內部之困境而言，主要非指其最受選民信賴的社會公平或婦女地位等政策，²³因爲選舉失利而無從發揮運作之功效，而係該黨正面臨領導階層更迭的過渡時期。如果社民黨無法及時產生一個能安定全局的領導中心，將直接影響到一九九一年幾個聯邦議會的選舉。社民黨此次的聯邦總理候選人拉封丹，原任薩爾邦總理一職，未來不論其是否同意接掌國會黨團領袖職位，想要重振社民黨內部之士氣，勢必要促成黨內領導階層的年輕化。社民黨現任主席弗格爾已屆六十五歲，在此次選舉遭到重創之後，似已無心戀棧權位，²⁴該黨內部權力階層中，儘管有人表態支持四十七歲的拉封丹出馬角逐，然而仍難免面臨到如北萊茵邦邦總理，現任社民黨副主席敖耀漢（Johannes Rau）等頗具聲望者的競爭威脅。若以當前的情勢發展觀察，社民黨似乎已逐漸失去大衆政黨的特徵，當務之急是重整黨組織架構。拉封丹屬於社民黨的第三代人物，一向被稱爲前任主席布蘭德的傳人，其選前公開拒絕接受黨內任何更高職務的安排，即顯現出社民黨決策機構內部面臨分裂的危機。

由綠黨在受到選舉結果重創後的檢討會議過程來看，黨內亦已面臨到分裂之危機；換言之，綠黨過去採行的議員「輪任制」（Rotation）、黨官與國會議員的作業分離制、及以常設發言人取代黨主席的組織架構型態，始終難以擴大該黨在基層的力量。至於未來的綠黨，如果重新考慮參考傳統大黨的組織結構模式，解散所謂的「聯邦工作共同體」（Bundesarbeitsgemeinschaft），而開始設立青年黨部，是否即能重振該黨之形象，仍待進一步觀察。不過，從這次選舉中看綠黨的得票分佈情形，其在傳統反體制傾向強烈的漢堡市（五·八%）、不萊梅市（八·三%）、以及基民黨主控的巴登·伍騰堡邦（五·七%），依然擁有相當數量的選民支持，這對於其紮根基層有一定程度的助力。

就自民黨而言，扮演兩大政黨之間的中介角色長達廿餘年後，面對內外情勢的重大變遷，勢必要強化政策的內涵，尤其是德國統一後亟待解決的問題繁多，自民黨恐難再以外交議題凸出根舍的形象。長期看來，自民黨唯有將環保議題與經濟發展結合在一起考慮，始不至於受到來自東選區的政黨競爭威脅，維繫其傳統的第三勢力型態。至於目前進入國會問政的東德民主社會主義黨及「聯盟九〇一」，由於其所分得的席次數量少，尚不足以組織黨團，暫時難以發揮較大的影響力。未來四年的新國會運作，仍將由基民黨聯合政府與社民黨所主導。

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廿日完稿

註²² IHT, December 5, 1990, p. 4.

註²³ Der Spiegel, No. 47/1990, pp. 36-48.

註²⁴ Die Welt, December 5, 1990, p. 1.